

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棉紡織業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稿)





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棉紡織業

王子建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稿)

由於近年來國內經濟的衰落和農村的破產，中國棉紡織工業在民國二十一年的時候已呈現着初期的恐慌。到二十二年而恐慌益深，衰落益甚：一方面紗師之陷於收歇或停業者，時有所聞；一方面市場上存紗越積越多，找不着出路。四五月間，全國紗廠議決一律減工一月，把運轉的紗錠數減少百分之二十三，以求供需的平衡。然而事實上遊境并未因此而轉好，所以在秋間又有由政府、金融界、和棉業界人士聯合組織的棉業統制會的成立，想用「統制」的策略來解決棉業的恐慌。

結果怎麼樣呢？棉統會的第一件實施工作就遇到了困難，使它的整個的計劃不得不把「救急」的工作暫時擱下，而致力於「治本」的基礎工作。民國二十二年的棉業界，就這樣地始終沈浸於深度的恐慌中。二十三年國內農村經濟仍然未見復甦，一般的經濟依舊深深在不景氣的氛圍中，棉業當然也不能成爲例外。棉業統制委員會既然專致力於治本的工作，目前的棉紡總業便只有隨着環境的推移而自然演變。其結果使二十三年的中國棉工業顯然地現出了兩種特殊的現

象：一是紡錠和減工同趨於增加的矛盾現象，一是棉價和紗價不能趨於一致的不調協的現象。這兩種特殊的現象究竟怎樣表露出來的呢？爲什麼它們會演變成這樣的局勢呢？這就是本文所要敘述的。此外，棉貨的貿易情形和棉業統制委員會的工作成績，在這文裏也附帶的敘及。

一 棉紡業的矛盾現象

近年中國棉紡業的不景氣，盡人皆知。據常人的推測，總以爲在這種極度的恐慌之下，紗錠的減少一定是必然的結果。可是事實怎樣呢？近年紗錠數非但未見減少，而且依然在繼續增長。二十二年末全國實際開工錠數爲四、六四〇、二〇六枚，二十三年六月底全國實際開工錠數增加爲四、六七八、二七二枚，半年間實增了三萬八千餘錠。若以十九年末實際開錠數當做一〇〇，二十一年末的實際開錠數應當是一一五，二十二年末的實際開錠數就應當是一一九，二十三年六月底

MJ
Fl 26.81
90



的實開錠數就應當是一二〇。從下表所列的華商紗師聯合會的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記事處看得很清楚。

表一 全國紗廠實際開工錠數(註一)

年	別	日	國英	國總	計
十九年	年底	二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五五,〇〇〇
二十年	年底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二十一年	年底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二十二年	年底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二十三年	六月底	—	—	—	—

比較(以十九年為一〇〇)

十九年	年底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二十年	年底	80.00	100.00	100.00	93.33
二十一年	年底	80.00	100.00	100.00	93.33
二十二年	年底	80.00	100.00	100.00	93.33
二十三年	六月底	—	—	—	—

表中指示得很明白，從十九年到二十二年，華商日商，英商各紗廠的錠數都有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二年華商錠數較二十一年增十二萬錠之多。二十三年的錠數統計沒有按國別分開，因之無從與上年度就國別作比較；但就過去的趨勢和這一年國內華商紗廠變動的實況來推測，比上年度仍有增加是無疑的。

然則這種錠數的增加足以表示棉紡業的發達或空氣底卻又不

然。這一年中停業的工廠并不少於上一年，至於減工呢，雖然曾經一度協議而未實行，但各廠自由減工的仍然不少。截至六月底止，全國停工錠數達一、二二四、二六七枚；平均停工鐘點為一、五八三小時；若換算為半年間總錠數停工的週數，到為三、八九星期。這數字是最近一年中最高的記錄，見下表：

表二 最近二年紗廠停工統計(註二)

年	別	停工錠數	平均停工鐘點	半年間總停工週數
二十一年	下半年	六五七,七九〇	二,〇三九	二二六
二十二年	上半年	二,六九六,〇三三	六三〇	二,三三三
二十二年	下半年	一,一九三,三四四	一,七二五	三,一五六
二十三年	上半年	一,二四二,二六七	一,五八三	三,八九九

在這裏，我們見到了棉紡業的矛盾現象。那就是：一方面紗錠不斷地增加，一方面停工的情形更加深刻化。從上述的統計數字看來固是如此，就是從各廠的變動狀態看來也未嘗不是如此。我們如果把一年間各華商紗廠的變動狀態，按新開，復業，擴充，籌設，改組，停業等項來分別觀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種矛盾現象的實況來。如下表所示：

表三 二十三年度華商紗廠的變動狀態(註三)

(一) 新開及復業的紗廠

廠	地址	名	錠	數	附
廣	口申新四廠	四〇〇〇〇	二十一年因於九月初進行修復，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工。		註

濟	南	上	濟	武	武
南	海	海	南	南	南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豐	益	益	益	益	益
二一六〇〇	二一六〇〇	二一六〇〇	二一六〇〇	二一六〇〇	二一六〇〇
二十三年停工	二十二年停工	二十二年停工	二十二年停工	二十二年停工	二十二年停工
六月十二日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
正式開辦	正式開辦	正式開辦	正式開辦	正式開辦	正式開辦

(二) 擴充紗錠的紗廠

廠	址	名	原	有	總	數	增	加	錠	數	附	註
上	海	上海										
上	海	上海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三) 停備中的紗廠

廠	址	名	紗	錠	數	附	註
江	蘇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江	蘇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江	蘇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江	蘇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 第七號 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絲紡工業

廠	址	名	改	組	或	停	工	情	形	附	註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四) 改組停工及歇業的紗廠

廠	址	名	改	組	或	停	工	情	形	附	註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江	蘇	武進									

表中新開和復業的紗廠共總增添了紗錠二一五、九三六枚，擴充紗錠的紗廠增添了紗錠三九、六〇〇枚，前項相加得二五五、五三三

六枚；而設備中各廠之有確實錠數可考的五八、〇〇〇枚紗錠尙未計入。猛一看，這現象似乎是一種興旺發達的徵兆。可是反過來看，停業的紗廠也有紗錠六六、二四〇枚之巨，而因改組和短期停工以及因封閉紗錠而減少的錠數更是不可勝算，即如提有紗錠五十五萬的申新紗廠，本年也因營業失敗而鬧起改組的問題來。這不是把矛盾的事實指示得很清楚嗎？

至於外商紗廠，或則有之，停工或改組則在這一年中并未應到。而在紗錠的增加方面，卻似乎還要勝過華商一籌。如上海日商的豐四和上海絹絲雨廠，都已在青島方面建造分廠，各備紗錠四五、〇〇〇枚；同時青島的日廠也謀擴充，如公大和大康兩廠計劃各增紗錠三〇、〇〇〇枚。（註四）就是向來擴張最慢的美商，也打算在上海設一細紗廠，已定名為怡昌。（註五）

此外還有可以附帶敘明的一點，就是棉布加工事業——漂、染、印花——的趨向於擴張。這一年中，籌備創設的印花廠有兩廠，上海環球印花織造公司和隱明印花公司，都設在上海；棉紡織廠準備增添加工部份的有四廠，上海方面是經緯，無錫方面是廣新，慶豐，和美恆三廠。（註六）

現在我們非但可以看出這一年來國內棉紡業的動態，就是它的未來的前程，也已很清楚地展開在我們的眼前。關於將來的話且留在後面再說，這裏所要探討的是過去一年間棉紡業的矛盾現象，究竟是

因何而發生的？根據上述一年間的動態，再參酌別種情形，我們是不難把這矛盾的現象揭開來的。

我們首先要問，在這棉業深度恐慌中，紗錠為什麼依然不斷地增加？要回答這問題須得分幾方面來講：

第一，在原棉產地或棉紗消費中心就近設廠，一般企業家尙認為有利可圖。本來，中國機製棉紗的供給原在不足狀況之下。現在全國中外紗廠合計，共有紗錠不足五百萬枚，以將近五萬萬的人口來平均，每一百人只分到紗錠一枚；以與英國的每百人一百二十七錠，美國的每百人三十二錠，日本的每百人九錠，固不足比擬，就是同印度的每百人三錠相較，也覺得墮乎其後。所以僻遠省份，和內地交通不便的地方，土法的手紡，仍有一部份保留着。棉業生產中心儘管存紗山積，但因運輸困難和運費昂貴的緣故，沒有方法流通到內地去。如果能就原棉生產地或棉紗消費中心就近設廠，原棉或成品的運費得以減少，再加以新式的設備，新式的管理，成本可望減至足與土紗競銷的程度。近年新設或籌設各廠，若按所在地分析，則如江蘇的崇明和南匯，山東的濟南，陝西的西安，江西的九江，河南的安陽，河北的保定，都是原棉產地或集散市場，廣州是銷紗區域的中心，四川和雲南的棉產多少雖一時未敢斷定，然而至少也是銷紗極多的區域。為什麼新廠都分散在這些地方？不是已經很明白地昭示給我們了嗎？

第二，金融界為謀自身利益的保障，必得使停閉了的工廠復業。我

們都知道，中國的紗廠沒有一家不是背了一身重債的，主要的債權人就是銀行界。單就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兩家來說，二十二年度放給棉紡織廠的款額，前者達二千四百萬元，後者達二千二百餘萬元。（註七）銀行界的目的，在於將本求利。現在紗廠相繼停歇，銀行界沒收了廠家所抵押的房屋和機器，若不使它運轉生產，豈不是把資本呆攔起來麼？從第三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如上海的永豫和隆茂，蘇州的裕中，都是在銀行團手裏復業的；又如江蘇武進的民豐和通成，河南鄭州的豫豐，都是因銀行界的維持而免於停業的。

第三，因為關稅增加，花色棉貨的銷路激增，一般漂染印花廠都乘此擴充紡織部份，以謀自給，如上海印染公司和中國內衣公司就是例子。

以上已經把紗錠增加的原因解說明白。現在再要追問的是爲什麼同時減工現象又仍然繼續着呢？這問題也得從幾方面說起：

第一，生產中心移到原棉供給的不暢，製成品又因日廠利用自身的低廉的成本和雄厚的實力向市場傾銷而價格低落，造成所謂『棉貴紗賤』的局面。因此出品售出不利，存紗壅積，不得不出於減工之一途。

第二，根本由於消費市場的縮小，如各省市布業衰落，河北的一部分土地淪爲『賊區』，四川的金融紊亂，匯水高漲，都直接地或間接地足以限制出品的減少——也就是生產工作的減少。

第三，有些紗廠本身的金融情形不好，負擔利息過高，而同時本身的組織又不健全，管理鬆弛，工作效率低下；因此間接或直接提高了生產成本，終不免陷於停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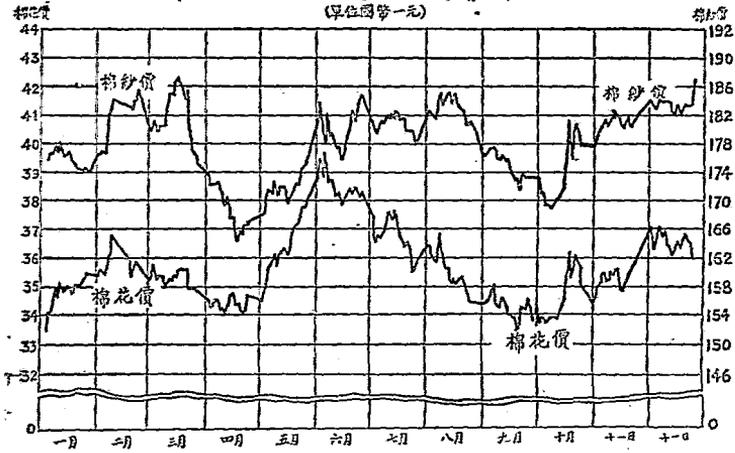
綜觀以上所述增錠和減工的原因，我們可得下面的結論：關於紗錠的增加，除了一部份因金融界自身利益所在而強使復業的紗錠是出於人爲的處置外，其餘都是自然演變的結果，可以說是必然的現象；而減工的繼續，則除了一部自身經營不善的工廠外，大體可以說是由於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及政治的侵略的。

二 花紗價格的不同趨向

民國二十三年中國棉業界第二種特殊的現象是原棉價格與棉紗價格的升降趨勢不能符合，形成一般商人所嘆噫着的『花貴紗賤』的現象。所謂『花貴紗賤』並不是指價格的絕對數字而言，乃是指棉與紗兩種價格的相對的比較。說得更清楚點，就是紗的價格不能隨着棉的價格同進。按理論講來，棉紗價格應該是原料成本加上製造成本再加上利潤之類的總和，而其中原料成本所佔的成數獨多。所以普通測定紗價，總是以棉價爲準的，棉價漲則隨之漲，棉價縮則隨之縮。因爲製造成本之類比較上是一個固定的數目。現在二者的升降既不能符合，當然是一種出乎常態的現象。

下列第一圖是根據上海交易市場上標準棉花價和標準棉紗價

圖一 二十二年上海標準棉花及標準棉紗價
(單位國幣一元)



的每日收盤價繪成的，意思在表示一年間花紗趨勢的異同的情形。圖中告訴我們些什麼呢？它告訴我們，棉價和紗價之間的距離極不一定，而且相差的程度極大。譬如二月，三月，和八月至十二月，兩個價格的距離比較遠些；而四月至七月的四個月，兩個價格的距離就隔得很近。這裏就表露着兩種價格的趨勢之不同。假定二月，三月，和八月至十二月各月的情形是常態的話，那末四月至七月所表現出的就不是常態，就是所謂「花貴紗賤」的表示。

我們或者不免要懷疑到用交易所的期貨價格來說明這種事態的可靠性，因為中國的交易所通常不免於投機家的操縱，由這種人為的供求所產生的價格有時候未必一定能夠表示事態的真實狀況。若然，我們不妨再找些參考資料來做一個證明。我們可以把觀察點從期貨的價格移到現貨的價格上來。我們根據上海市面上銷數最多的四種不同產地的棉花現貨價格，和六種不同支數，不同商標有棉紗現貨價格，分別計算成指數，如第四表和第二圖。

表四 上海棉花棉紗躉售價格指數（註八）
(以民國十九年平均價格為一〇〇)

月	棉花價格指數	棉紗價格指數
一月	八八·六	八七·八
二月	八〇·四	七八·〇
三月	九一·七	七九·一
四月	八〇·四	七八·〇
五月	八三·三	七八·七
六月	八三·三	七八·七
七月	八三·三	七八·七
八月	八三·三	七八·七
九月	八三·三	七八·七
十月	八三·三	七八·七
十一月	八三·三	七八·七
十二月	八三·三	七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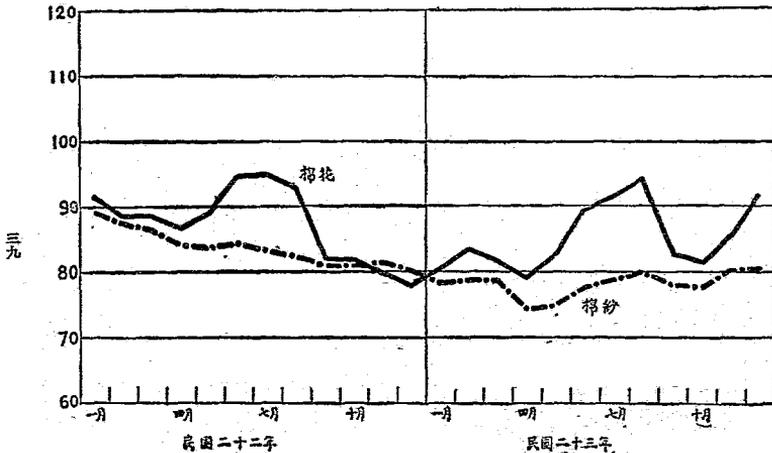
平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均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八七三	七七五	八〇〇	八一七	八二〇	九二六	九五〇	九四九	八八七	八六六	八八二
八五三	九一八	八五七	八一六	八二七	九四一	九一四	八九三	八二八	七九〇	八一七
八三六	八〇一	八一二	八〇八	八〇八	八二二	八三一	八四二	八三六	八四〇	八六六
七八一	八〇四	八〇二	七七六	七八〇	八〇〇	七八五	七七六	七五〇	七四七	七八四

由於圖表所指示，可以看到：第一，近兩年來花紗的一般價格都低於民國十九年；第二，在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兩年中，棉紗價的低落程度（對十九年而言）比棉花價尤為深刻化，除了少數幾個月是例外；第三，棉花價格升起時，棉紗價往往不能隨着有同等程度的增長；第四，兩個價格的距離相隔最遠的是二十三年的五月到八月幾個月，所表現的意思正與第一圖相同，雖然用以表現的方法不同。

這裏所說的雖然只限於上海一埠，然而事實上上海是全國棉業的中心，別處商埠或內地的價格在大勢上是隨着上海的市況而轉移的。

這種不同趨勢的花紗價格究竟如何造成的呢？這可以從兩方面

圖二 上海棉花棉紗零售價格指數（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
（十九年平均=100）



分別觀察。

在原棉方面，本來說不到價格的貴賤問題，因為棉紗的價格是隨着棉價決定的。而且從事實上看來，二十二年上海現棉價格的平均指數是八七·三，二十三年的平均指數是八五·三（根據第四表），這數字不但表示近兩年的棉價均低於十九年，而且二十三年的棉價尚略低於二十二年。所以所謂「棉貴」之說，除了針對着「紗費」作相對的表示外，本身是不成立的。不過上海的棉價，一方面固然隨着美棉和印棉的價格和外匯的比率同時升降，一方面與國內棉花的供給也不無關係。假若外棉的價格是高的，但國內原棉的供給很充足，那末當紗價趨落之時，棉價也仍有隨着趨低的可能。現在之所以不能見到這種現象的發生，就是因為國內原棉供給不足之故。二十二年秋間國內棉花的收成因設二十一年為增，本年原棉的供給似乎不應少於往年，可是本年外棉的價格較之往年是在增加的趨勢線上，而且自下半年起政府又增加外棉進口的稅率，使市面上外棉的供給較上年大減，遂至整個的棉花供給量仍不能超越上年的數目。在這種情況之下，紗價趨落，卻是形勢不到棉價的。

其次，在棉紗方面，本年的價格卻比上年低落得很多。如第四表所示，上海現紗的全年平均價格指數，在二十二年為八三·六，在二十三年降為七八·一。這是極顯明的事實。何以紗價會跌落到這地步呢？根本的原因由於一方面紗的銷路較前減縮，而一方面紗的產量則一仍舊貫，因而造成供過於求的不利於市價的局面。至於紗銷的減縮，根本上雖然由於農村經濟破產，一般的購買能力消弱，但假若沒有日商出品的貶價傾銷，尚不致急遽惡化到這般程度。在前幾年市場沒有減縮的時候，日商紗廠雖亦仗着它們的低廉的成本，和低廉的利息而用低價來暢銷它們的棉紗，但中國廠在事實上尚有剩餘的市場可以活動。自從棉紗市場因農村經濟破產和國難的影響而減縮以後，日廠出品也感受到推銷的困難，於是又仗着它們的雄厚的實力，一再縮價傾銷，而把剩餘市場的範圍越加縮小。此時華廠出品，一方面因供給超過需要，一方面因日貨價格的脅迫，價格遂不得不趨於降落。

現在我們可以明瞭，一方面棉價有不能減低的原因，一方紗價有不能不減低的原因。這種矛盾，造成了兩種價格不能趨向同一途徑的特殊現象。這現象的內幕，一則是原棉供給的不足，一則是棉紗銷路的不振。下文分別詳述之。

三 原棉供求的不平衡

本年度原棉的供求狀態，可以分下列四段來說明：

(一) 供求狀況 二十二年國內產棉量，據中華棉業統計會的最後估計，全國共產九百七十七萬餘擔，非但比較二十一年所產增加了一百七十萬擔，就是在最近五年中也是最高的紀錄。但以實際消費量衡之，供給尚嫌不足。據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二十三年一月至六月

全國紗廠消費原棉約一百二十萬包(註九)，若下半年的消費數量與此相仿，折合爲擔數，則全年消費總量約八百九十餘萬擔。以上年收穫的棉花全部供本年全國紗廠一年之用，所餘不足一百萬擔，而一切衣被的填充和手紡所用，皆出於此。無疑地，這一百萬擔的棉花是不敷分配的。所以在實際上紗廠所用原棉決不能完全依賴本國所產的，而不得不仰給於外棉。前兩年美棉和印棉價格低廉，這問題尚不很被人重視；本年外棉價漲，入口關稅又有增加，可就顯得嚴重了。就目前的狀況看來，我們縱然不敢武斷地舉出中國棉產供給不足的數字來，然而在距離產棉區較遠或需要原棉較多的製造中心，如上海和無錫，實已切實地感到了供給不平衡所賜與的恐慌。本年度原棉供需狀況與歷年的比較列如五表：

表五 國內棉花供需狀況(註一〇)
(單位一千擔)

年 別	國內產量	輸入量	輸出量	入 入	超 總供給量	總消費量
十九年	4,825	1,428	8,161	11,254	10,334	6,697
二十年	6,810	4,451	2,261	13,522	13,522	6,810
二十一年	12,100	1,753	2,031	13,822	13,822	6,810
二十二年	8,106	1,428	2,031	11,565	11,565	6,810
二十三年	9,152	1,622	3,371	12,445	12,445	6,810

說明(一) 國內產量係上年產量，供本年用。

(二) 二十三年輸入量都是一月至十一月的數。

(三) 二十三年輸出量是根據上半年的消費量(一九二八五二包)推定的。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 第七號 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紡織業

(二) 紗廠用棉的轉變 因爲外棉價高，輸入激減和其他的關係，本年紗廠用棉的情形與前兩年大不相同。下列第六表把這種轉變的情形表示得很清楚：

表六 紗廠用棉種別百分比(註一一)

年	產中	棉美	棉印	棉其	他種	計
十九二十年	六二	一六	二二	—	—	一〇〇
二十一年	四二	三九	一九	—	—	一〇〇
二十二年	六四	二九	七	—	—	一〇〇
二十三年	七四	一七	八	—	—	一〇〇

第一，我們在表中可以看到中棉所佔成數，最近一年超過四年中的任何一年。其所以致此之由：第一，上年國內棉產增加，供給上自有相當的增加；第二，美棉因售價過高而廠家的採用遞減；第三，中棉的品質有相當的提高，故足以代替一部份的美棉。

第二，我們在表中可以看出美棉的需要量已減低到美棉跌價以前的十九年度的情形，所減少的部份完全由中棉抵補。這當然是美棉價格漲高的結果。所以仍然需用百分之十七的美棉者，大抵因紡細紗尚不能全部用中棉代替之故。

第三，從表中看來，印棉的需用比例本年度與上年度相仿。在紡紗的技術上，我國本無需用印棉的必要，現在在外棉漲價聲中而仍不免購進印棉者，就是國產棉花供給不足的一種表示了。

(三) 輸出入情形 我國棉花貿易歷來是處於入超地位的外棉輸入量，自歐戰後國內棉紡工業發達以來，年有增加，到民國二十年達最高峯之四百六十五萬擔。最近三年，又呈下降趨向，詳如上列第五表所示。本年一月至十一月共計輸入外棉一、一三三、〇〇〇公擔，較上年同時期的輸入量一、〇八二、〇〇〇公擔略高，比之二十年全年的輸入量，則尚不及百分之四十。以本年的情形與上年比較，美棉的輸入顯然減少，印棉的輸入卻反見增加，如下表：

表七 美棉及印棉輸入數量(註二)

(單位一千公擔)

	美 棉		印 棉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一月至六月	三七三	四四六	三七四	二二四
七月至十一月	一八一	二四一	一一四	一三三
一至十一月	五五四	六八七	四九八	三五七

照上半年的趨勢看來，本年印棉的輸入似乎遠過上半年的數量。但自七月以後，情勢逆轉，以致下半年的輸入量反低於上一年。這自自然是七月起增加進口關稅的一種反應。至於美棉的輸入，則無論上半年或下半年都比上半年減退。這當然是受了價格的限制，繼有這現象的。因此去年政府原定向美國借款四千萬金元用以購棉的計劃，到今年不得不大大地打一折扣，減縮為一千萬金元。美棉借款合同，訂於二十二

年五月，第一批美棉運華在二十二年九月間，據經辦借款的宋子文在
本年三月間所發表的借款經過中說：「截至三月二十四日止，共售美
棉五萬包，若以經過六個月銷售情形而論，餘剩美棉銷售，約須一年方
可竣事。」(註三) 此所謂餘剩美棉，尚是以一千萬元借款計算，如照
原計劃四千萬元算來，更不知何年何月纔得賣完呢！上年美棉借款成
立，棉業界都希望能沾點好處，不道結果乃是如此。

至於棉花的輸出，本年減落殊甚。自一月至十一月的輸出量是一
八九、〇〇〇公擔，比之上年同時期三八四、〇〇〇公擔，卻好減少一
半。這也無非是國內原棉供給不足的一種當然結果。

(四) 本年棉產估計 本年秋季棉花產量，據中華棉業統計會發
表的第二次估計，共計一、一七二、五五三擔，比之二十二年的一、
七七四、二〇四擔，約增一百四十萬擔。(註四) 假若最後估計能與
此數相近，不可謂非棉業界一件可以慶幸的事。自然，徵之供求實況，棉
產依然尚有待於擴充；不過像今年這樣的天時，夏間苦旱，秋後陰雨，幾
乎遍及產棉各省，而尚能比上年增加十分之一以上的產量，總可算得
是難能可貴的了。

四 棉紗銷路的不振

本年棉紗銷路，一般地說來，仍在不景氣狀況之下，苦就各地分別
觀察，則棉業中心市場的銷路比之內地接近消費市場的地方尤壞；若

以華廠與日廠比較，自然又是華廠的銷路更惡。為什麼棉業中心市場的銷路比內地接近消費市場的地方還要不如呢？我想至少有這幾種原因：

第一，現在所謂中心市場，都是通商口岸，同時就是外國廠商集中的地方。因此所有出品，向外推銷，不能避免日貨的正面衝突。以成本低廉的日貨來同國貨競爭，當然處在必勝的地位，而我很容易地奪取了我們的市場。

第二，中國紗廠向無直接的運銷組織，所有推銷的權衡，完全操於客商之手，華廠既不能隨着日廠貶價銷售，客商自樂於儘先推銷日貨。這種情形，向日就是如此，不過近年內地消費縮減，而日貨的暢銷如故，所以華廠出品更顯得難以脫售了。

第三，根本上消費市場縮小，最大的原因是土布業的衰落。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就可以看出本年中各地的土布業是在怎樣的一個衰落趨勢中。（一）河北省的土布向稱發達，其中如高陽，定縣，玉田，清豐等縣，年有大宗出品，運銷關外塞北。近年國難以來，銷路大受影響，上年深東地方混亂，尤促其衰落。（註二五）（二）山東省的濰縣以改良土布著名，銷行華北華中各省。本年表面上尙常維持常態，但利益日薄，廠家且有計劃改用方纜織的。（註二六）（三）江蘇常熟熟城的織布廠，本年倒閉了五家，每家所設織機自一百至四百臺，規模不能算很小。（註二七）（四）福州城內原有織布廠一百餘家，本年紛紛歇業，只剩

了三十餘家。（註二八）

第四，本年有少數省份，實行地方經濟統制，限制省外的棉紗輸入，最顯著的如湖南省的成立棉紗管理所，凡省外棉紗輸入省境，都要登記，而且納手續費。（註二九）又如山西省施行一般的省經濟統制，厲行地方性的自足自給，當然棉紗的推銷，也受其統制。

有了這許許多多的原因，自然各棉業中心的紗銷不能與旺旺的氣象了。反之，在內地，有一兩處地方，一則因紗廠本身經營的得法，再則因臨近消費市場，銷路倒比棉業中心好得多。現在把本年國內主要棉業中心和少數營業較好的內地市場的紗銷情形，撮要敘述如下。

（一）上海 二十二年上海紗銷極惡的一年，本年春間幾個月，承襲上年惡勢，銷路仍是不振。若照客商現紗成交數量的統計看來，年初三個月每月銷數不足二萬包。四月份銷數突然超出三月份的一倍，五月繼續增加，達三萬七千餘包。下半年的銷數比上半年為佳，十月會達四萬包的高峯。這種數字固然未必足以確實表示棉紗營業的真實狀況，但總算是一種極好的參考，大致的趨勢是可以說這些數字上看出來的。而且就是從市面上存紗的多寡來觀察，也可以得到同樣的證實。如在年初的兩個月，存紗幾達十七萬包，以後逐月減少，到十一月底只剩七萬餘包了。（這兩項統計詳見第八表。）所以就全年紗銷的狀況看來，雖然比之十九年和二十年仍是相差得很遠，但比之二十一年卻已顯出轉好的狀況來了（參閱第九表），至於銷售的目的地，若

一、運有四廠陸續停工，其後雖有三廠勉強維持開工，然有一部份錠子封閉不用，因之紗的產量大減。供給方面雖然如此，無奈需要方面因本省一部土地淪為「戰區」，土布業又蕭條不振，而高陽的紗市又被日貨和上海廠家的出品奪去，減縮得還要利害，以致仍然顯出供過於求的現象，市面上依然有一萬餘包的存紗。(註三)

(三) 漢口 本年漢口紗銷因受日貨的傾銷和四川、湖南兩省去路滯塞的緣故而與其他棉業中心同陷於不景氣的狀況中。據四月開華商紗廠聯合會湖北分會上政府的呈文說：「每日紗交，日貨佔五分之四，國貨佔五分之一」(註三)。可見日貨傾銷問題的嚴重。另一方面，湖南設立棉紗管理所，輸入湖南的棉紗，大受限制。而下半年四川金融紊亂，匯水高漲，以致川省辦紗減少，也是使漢口紗銷感到壓迫的一個重要原因。(註四)

(四) 青島 青島的棉業市場幾乎完全是日廠的勢力，他們一方面接近滬蘇(該地每月銷紗約三千包，大半是日貨)，一方面可以輸往東北和日本，銷路本無問題。但自白銀問題發生，日匯變動，輸出大受影響，有一時期市場上存紗也達到三萬包。(註五)

以上所述四大棉業中心，本年紗銷的情形都不很好。至於內地市場，據筆者所知，只有濟南和武進二地的紗銷情形比較最好。

(五) 濟南 本年濟南市場上紗銷極好，因為成通和仁豐兩廠都是新設立的，所有機器和設備都採用最新式的，管理方面也力求科

學化，并且專紡粗紗，銷魯西魯南。出品隨製隨銷，沒有存積。(註三)

(六) 武進 武進一地的紗錠數雖然及不到它的隣縣無錫那樣多，然因本地織布事業發達，而大成、民豐兩廠經營又極得法，所以棉紗銷路也很好。本地現在有力織布機三千臺左右，每日出布六千餘疋，估計至少每日需紗一百餘包。在這種環境之下，本地所產粗棉紗的銷售當然沒有什麼問題的了。(註七)

五 棉貨輸出入同趨低落

關於本年棉製品的輸出入貿易，我們可以分三項來說明：

(一) 棉布輸入 棉布輸入在民國十九年以前，向居進口各貨的第一位。自從二十二年中日關稅協定廢除，棉布進口稅率提高以後，輸入即大減，是年棉布輸入值降到進口各貨的第六位。(註八) 本國內消費能力依然在降落趨勢中，輸入的減少自是意料中事。所可惜者，本年七月一日海關改訂進口稅率，忽然又把印花棉布的稅率減低，而且減低的比率很大，有比舊稅率減低百分之四十八。(註九) 以致下半年印花布的輸入，反較上半年為增。這實在是一件憾事。現在把本年棉布輸入情形分條敘述之：

第一，截至十一月止，輸入棉布總值，如以金單位計，為數一二、九一六、二三一，約當上年同時期的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本年比上年減少百分之五十五；如以國幣計，為二五、三四一、二〇九元，約當上年

同時期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本年比上年減少一半。下半年的輸入量，少於上半年，但印花布是例外。這與進口稅率的減低，當然不無關係。詳如下表：（以一千金單位計）（註三〇）

布	別	
	一月至六月	七月至十一月
本色布	八一二	二六〇
印花布	四、九五七	二、八〇四
雜類布	一、三三五	一、四四二
總計	七、九四六	四、九六九

第二輸入棉布如按國別分析，以日本貨居首位，佔百分之五十六，英國貨次之，佔百分之三十八，其他各國共佔百分之六。與上年比較，日本貨所佔成數仍舊，英國所佔成數約增百分之三，列表比較如後：（兩年均為一月至十一月輸入值，價值以一千金單位計）（註三一）

	輸入價值		百分比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日本	七、二二三	一六、二〇七	五五·八
英國	四、九四一	九、九五六	三三·二
其他	七、三四	二、六一〇	六·〇
總計	一二、九三八	二八、七七三	一〇〇·〇

（二）棉布輸出 本年輸出棉布，截至十一月止，共計約六萬二千公擔，等於上年同時期的百分之四十五。以價值論，共計約幣八百十

七萬元，等於上年同時期的百分之四十四。詳如下表：（註三一）

布	數		價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粗斜紋布	七、四五六	一、四三六	九一四	二、二四〇
市布粗布	二六、四六五	八、四〇四	三〇一	一、二二七
土布	一八、三六六	二八、二七三	二七〇	三、三七八
未列名布	九、六二五	九、六六七	一、四七六	一、七一一
總計	六一、九一二	一、三六七	八、一七一	一八、五五七

輸出各種棉布中，以市布及粗布佔第一位，土布次之。市布及粗布的銷路，向以朝鮮和日本為主要市場。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些出品無疑的，是在華日廠所織造的，即使有更多的數量輸出，對於我國經濟影響，仍是微乎其微。土布的銷路，向來以東三省和南洋一帶為主要市場。東三省是我國土本不能視為輸出。但近兩年海關統計已把大連關改為「關東租借地」，列入國外之部，我們在引用上姑且仍之，這是應特別聲明的事實上，在民國二十年以前，關內土布之輸出於東三省的，每年在十萬擔以上。近年東北陷落，僑國在長城各口設關，關內土布之運到關外，當然大受限制。即以大連一埠而論，民國十八年輸入土布達三萬七千擔，十九年也有二萬九千擔，本年卻只有一萬六千擔了。至於南洋市場，本年三月一日起，荷屬東印度切實施行限制日本棉布進口條例後，日商在南洋的棉布貿易大受打擊，實是國布暢銷的一個很好的機會。無如國產土布的製造上既多缺點，而素來又沒有運輸的組織，如棉

船、押匯、保險之類，都要假手外國商行，竟不能利用這機會以圖發展，真可惜。（註三五）

本年棉布輸入價值與輸出價值相抵，計入超國幣一千七百七十七萬元，較之上年同時期的入超三千二百五十三萬元，約減百分之四十七。

（三）棉紗輸出入 自從歐戰後國內紡紗業努力擴張以來，棉紗的輸入逐年減少。近年農村破產又因進口關稅的增加，自然輸入更是減少。另一方面，日本在華紗廠出品的向外推銷，年有增加。於是一反向日的入超情形而變為出超。本年棉紗的輸入和輸出都較上年減落，但其保持出超則如故。截至十一月止，棉紗輸出入的數量如下：（註三四）（單位一公擔）

	出 超		入 出		超
	位	位	位	位	
二十七年	二五六七三二	一一五九一	二四四、三三一		
二十六年	三〇〇二四	一五、九一八	二八四、〇六		

就輸出說，本年比上年同時期約減少百分之十四；就輸入說，本年比上年同時期約減少百分之二十一。輸出棉紗中，幾乎全部是日廠的出品。上列輸出計二十五萬六千餘公擔，若折算為包數，約得十四萬包（每包四百磅）。此數佔二十二年在華日廠總產量五七五、八〇二包（註三五）的百分之二十四。

六 棉業的統制及改進

二十二年十月間成立的棉業統制委員會是應了當時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的。當時所定目標，採取治本和治標並進的方針。這一點，該會主任委員陳光甫在就職的演說中說得很明白。他說：「根本工作，先須從原料上做起，一方面來推廣產量，一方面來改良品質。」關於製造方面……大概工廠設備，工作效率，製品標準，會計制度，勞工問題等等，都應該有相當辦法來整理；至於治標的工作呢，「在目前紗廠情勢艱困的當中，救濟自屬不容稍緩，譬如滯貨的疏通，市價的穩定，金融的接濟，稅制的改革，我們都想設法來辦。」（註三六）

這一年多的時光，該會的治本工作確實已經做了不少，可是治標的工作，卻說不到什麼成績。例如該會第一件工作，在上海交易所收買存紗，穩定市價，就沒有得良好的結果。又如本年秋間申新紗廠總理葉宗敬辭職，金融上發生困難，棉統會竟不能作實力的援助。我們自然不能苛責，因為事實上該會二十三年度只有經費一百五十萬元，拿來用於事業上尚嫌不足，根本就沒有經濟上的能力足以改造目前棉業的危機。我們現在冷眼看來，棉統會雖仍掛着「統制」之名，其實與一般研究機關初無二致了。

一年來該會在原料和製造兩方面頗多設施和成效，茲分別敘述之。

照該會所訂事業計劃進行大綱(註三七)原料課的事業分三項：

- (一) 推廣改良全國棉產事業，(二) 推廣全國棉花生產運銷合作事業，(三) 棉花檢驗事業。這三項事業，本年已次第進行，且均有相當成績。關於改良棉產方面，該會已在南京孝陵衛附近設立棉產改進所，總辦事處在陝西，河南等省設立棉產改進分所，並劃定山東臨濟附近，河南安陽附近，山西運城，陝西渭水，湖北中部，江蘇江北沿海一帶，浙江餘姚甌山一帶為改進區域。同時為鑒別棉花品系的適應環境能力和選擇各棉區的適宜品種起見，特與中央農業實驗所合作，舉行中美棉品比較試驗，在江蘇，浙江，山東，河北，陝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十一省，選擇農場十七處，從事試驗。(註三八)其次，關於棉花生產運銷合作事業，本年已是試行的第二年，成績自然比上年為佳。這種合作事業現在不僅由該會指導組織，由別的機關組織成立而已，顯著成效的為數也不少。其詳情留在後面敘述。最後，關於棉花檢驗事業，本年十月成立中央棉花檢取總所，規定棉花含水量為百分之十一，棉花在市場買賣，所含水份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三。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等省次第組織取總所，實施接水檢雜檢驗。

至於製造課的事業，照原定計劃大綱有：(一) 設立棉紡織研究院，

- (二) 推廣全國棉紡織教育，(三) 設立紡織機器製造廠，(四) 整理現有各紡織廠設備，(五) 設立運銷公司等項；現在見於實行的，只有(一)(二)兩項。按照第一項的計劃，該會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由前者出資

二十五萬元，後者出資十五萬元，組織一棉紡織染實驗館。現已勘定地址，從事建築。此館的宗旨，約有下列數端：甲、研究棉紡織染及一切棉業製造之機械，原料，製品，與工廠管理等；乙、調查及徵詢國內外棉業製造情形及市況，并謀國際間技術之合作；丙、試驗及檢定國內國外之各種棉製品及原料；丁、受各種棉業廠商及政府或教育機關之委託，檢驗

或研究改進各項技術與學理上之問題；戊、研究棉紡織染學術上各種學理與應用問題，已促成棉業技術界之聯絡，並補助及獎勵院外有裨實用之研究，使棉工業得臻科學化；庚、紹介棉工業之各種新穎學術及研究結果。(註三九)按照第二項的計劃，該會補助各紡織工業學校的經濟，間接用來提倡紡織教育，如南通學院紡織科，河北省立工學院染織系，江蘇省立蘇州工業學校紡織系都受有津貼。此外，在本年春季，該會曾派員到各省調查紡織廠工作情形及出品運銷情形，預備根據調查結果，做改良設計的準備。

以上把棉統會一年來的工作情形約略地介紹過了。現在再說一說一年來棉統會和別的機關所做的關於棉花運銷合作的工作。這工作在這一年中總算是一件值得詳細介紹的事。

中國最初的棉花運銷合作要算民國十五年金陵大學農科在為江武辦的農產交易合作社。那時只是試辦性質，國人多未注意。二十一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辦梁郝美棉運銷合作社，成績很好。次年，合作社的範圍擴大。而同時，上海銀行的農村合作貸款部在陝西，永

樂區、湖南、江浦、烏江等地舉辦棉花運銷合作，華洋義賑會駐河北深澤亦做着同樣的試驗。陝西永樂區的合作社是棉統會與上海銀行合辦的，這也可算是棉統會舉辦棉花運銷合作的濫觴。這一年，二十二年，經由上述各合作社運出的棉花共計二萬八千餘擔，加入合作社的棉田約計四萬六千畝以上。詳如下表：（畫四〇）

合作社名	棉田面積(畝)	運銷花衣(擔)
鄧梁	三、四六四	八九五
湖南	三、七八〇	二六、〇〇〇
永樂區	四、四〇〇	一、一〇〇
江浦	七〇〇	一、七四
烏江	未詳	二四五
深澤	未詳	一五〇
共計	四六、三六四	二八、六六四

本年度棉業統制委員會正式成立棉花產銷合作社總辦事處，指導各省從事合作社的組織。同時山東方面除了鄉村建設研究院仍在鄒梁繼續擴充外，建設廳且與中國銀行合作，在齊東縣創辦美棉運銷合作社；河北方面，華洋義賑會仍繼續在沙河棉區擴大組織運銷合作社。本年的成績，比之上年，當時然又要好些。茲節述梗概於後：

(一)棉業統制委員會方面 棉統會本年所辦棉花產銷合作，以陝西省為主，兼及河南和山西。計在三省內成立合作社二十五處，包括棉田三十萬畝以上，產棉八萬九千餘擔，較上年永樂區一區所產，約增

了六十倍。詳如下表：（畫四一）

省	名合作社數	所屬棉田產額
陝西	一七處	二、三九〇、〇〇〇畝
河南	七	五、一四〇〇
山西	一	一八、〇〇〇
共計	二五	三〇八、四〇〇

按照該會原定計劃，第一年合作社代表棉田自十萬至二十萬畝，以後逐年增加，到第五年約可代表九百萬至一千二百萬畝，當現時全國棉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今年合作社所屬棉田達三十萬畝，已超過預定計劃；若照此比例增加，則五年後要想達到一千二百萬畝，似乎也不是難事。不過這裏有一重大問題，就是棉苗貸款和運銷資金的來源，是否能跟着擴充的問題。現在組織合作社，大抵都不是人民真正明瞭合作意義而自動組織的，卻是出於提倡者的經濟的鼓勵和扶助而成立的。一般的運銷合作社都兼生產合作性質，而所謂生產合作，實際上只是由提倡的機關聯絡金融界，予以青苗貸款而已。棉農因為可以享受貸款的權利，而產物又可以在收穫之後即刻向合作社抵借現款，自然都樂意來弄這套玩意兒。但棉統會本身是沒有實力足以做貸款的，所以必須拉着銀行界來合作；如本年的產銷貸款是由上海交通、金城、浙江興業、四省農民等五銀行合組銀團供給的。五年後能否如預定計劃達到一千二百萬畝棉田加入產銷合作，其權實不在棉統會，而在銀

行界的手裏。所以本年的成績雖不壞，以後是否能照着比例推進，就要看銀行界的興趣如何而定了。

(二) 山東省政府和鄉村建設研究院方面 山東省政府在齊東組織美棉產銷合作社在本年尚是第一次試辦，經濟方面，是由中國銀行擔任接濟的。與中國所有的運銷合作社一樣，該社也兼做棉苗貸款。加入合作社的棉田計三千二百餘畝，產棉量尚無統計。至於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鄭梁合作社，已有兩年的根基，本年從事擴充，自然更易爲力。加入合作社的棉田面積由去年的三千畝增加爲四萬餘畝，可收花衣一萬六千餘擔。還有一特點，就是以往該社只在秋收後做抵押借款，本年起則在春間也做棉苗貸款了。這大概也是潮流使然的。(註四二)

(三) 華洋義賑會方面 華洋義賑會本年繼續在河北西河棉區的深澤，藁縣，束鹿，魏縣，趙縣，晉縣，元氏，高邑等縣組織運銷合作社。該會利用原有的信用合作社從事推廣，進行自較便利。運銷量從上年的一百五十擔擴充爲七千擔。(註四三)

從上面所說看來，本年棉花產銷合作事業是值得稱許的。經由這種組織運銷的棉花已由去年的二萬八千擔擴充到十萬擔以上。但我們當知道，全國紗廠每年需棉約九百萬擔，現在由合作社運出棉花尚只當此數的百分之一強，正有待於繼續擴充呢。

七 從回顧到展望

在全國經濟不景氣繼續增漲的民國二十三年，棉紡織業當然仍不能越出三年來所深陷入的恐慌境地；但就一般的情形看來，似乎比上年已稍見轉好。就上海一埠而言，本年棉紗的銷數已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註四四)；同時，年末的存紗數量已較年初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七(註四五)。假若上海的情形足以代表全國的話，就在這兩點也約略可以看出境況轉好的端倪來。自然，各地紗廠的停工和改組在這一年中仍未減少，但這些大半是辦理不很完善的廠，由環境的壓迫而自趨於淘汰的。從振興民族工業的觀點上看來，這些紗廠的停閉，非惟不足可惜，或者反是給我們一個整頓改造的好機會，是值得慶幸的。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現在正是這時候了。

有許多紗廠，在這一年中從企業家的手裏移到了銀行家的手裏；而且這現象還有繼續展開的趨勢。這自然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們都知道，從前銀行家與企業家只是債權者和債務者的關係，銀行家對於紗廠的經濟上的關係只是「放款」而已；現在卻不然了，銀行家自身被逼着做了紗廠的「東家」，同時他們對於紗廠經濟上的關係也由放款而變爲投資。在「放款」的時代，銀行家是坐在坐享其成的地位；他們對於工廠的經營可以漫不經心，而到期自有應得的收益。但在「投資」的時代可就不同了，他們得自己去經營，自己去冒險，免不了也要感到切膚之痛了。這一種新的轉變，在我們旁觀者看來，或者也有使工業得着改革的可能。至於能不能實現，那就要看新東家的決心和

能力如何而定。

這一年中，紗廠主人所最感痛苦的，是紗銷的不振和紗價的仍然低落。這原因，一方面固然由於農村破產，民間購買力薄弱，消費市場減縮，現象所造成，另一方面卻也不能忽略了日貨的賤價競銷，掠取市場的事實。而日本貨之所以能賤價傾銷，直接所恃的是出品的成本低廉，間接所恃的便是工業的合理化的成效。我們固然希望政府和社會各方面在這棉業危殆的時候，出而作有力的雜護，但我們更希望廠商方面自己也起而改革，以合理化的工作法和管理法求出品成本的節省，庶幾得與日貨搏戰於商業市場上而不致失敗。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現在需要工業的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即以最近的將來而論，一方面日商在青島努力增錠，半年後至少有十五萬新棉錠出現，一方面內地各省原棉產地或棉紗消費中心和華僑成到內外夾攻之苦。豈可以不早圖足，以使現在棉紗製造中心各華廠感到內外夾攻之苦。豈可以不早爲之計呢？

紗廠主人所感到的第二種痛苦是棉花價格不能隨着紗價一同低落。這是因爲各大棉紗製造中心感到原料缺乏的緣故。二十二年國內棉產雖比上年增加了一百餘萬擔，但實際運到紗廠中心地的似未見增加多少，而外棉的輸入則因價格較昂和增加進口稅的關係，視上年有減少的趨向，遂至造成供需不平衡的現象。本年的棉產，雖然遭遇了旱災，據第二次的估計，仍較上年增一百四十萬擔。現在的問題是在

怎樣能夠設法使原棉從產地或集散市場用敏捷的方法運到消費市場上來。若棉產雖有增加，而只願堆集在原產地或集散市場，那是依然無法解除棉紗製造中心的原棉恐慌的。

本年棉布和棉紗的輸出入貿易，同趨於低落。輸出減少的原因，是因爲日匯變動，在華日廠出品輸至日本朝鮮和東三省突然減少之故。輸入減少仍然是受了上年增加關稅的影響，這自然是可以慶幸的事。但不幸本年七月政府又把進口印花棉布的稅率減低，將使一部份印花布仍得源源輸入，未免有點美中不足。

最後，我們要說一說棉業統制委員會的工作。這一年中，棉統會在治本的工作方面確實有相當的成績：如舉辦棉花產銷合作，取締棉花提水提難，籌設棉紡織染實驗館，都是有裨於棉業的基本工作。不過在治標方面，則因權力和經濟能力的限制，對於棉業界臨事發生的事故，往往無可措手足，對於「統制」的本義，尚未能完全顧到。若此後政府不加重該會的權力，棉業界不信任該會的措施，而該會本身又沒有大量的資力足以解除棉業界的經濟上的困難的話，棉統會終於只能做些類似研究性質的治本工作而已。但無論如何，這治本工作總也是必需而且值得做的。我們對於棉統會仍抱着無限的希望。

二十四年一月稿於南京。

註一 根據二十三年華商海關總稅務司及紡織時報一一一號，三三八〇。

55

111
1

